

大运河文化论坛·百家访谈

以实事求是学风 激扬地方文化活力

——访献县文联副主席吕永森

本报记者 魏焕光

日前,《献县历史文化丛书》编纂工作座谈会召开,这标志着丛书编纂工作进入新阶段。丛书将对历史文献、近年献县历史文化研究的新成果、碑石拓印等进行全面搜集整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对献县历史文化进行系统挖掘、整理、研究。

《献县历史文化丛书》执行主编、献县文联副主席吕永森,长期致力于地方文史的挖掘整理工作,他和编委会同仁,继承献王刘德实事求是学风精神,以大历史观对丛书进行了构思、开题和设计,力求呈现出“文献名邦”文化厚重、精彩、多元的品质和魅力。

继承弘扬实事求是学风 传承保护历代先贤著作

记者:献县一直是文化大县,被誉为“文献名邦”。《献县历史文化丛书》是在怎样的背景下立项的?目前编纂进度怎样?

吕永森:献县曾参加过中华文明史上的五大文化节点事件,为中华文明作出过卓越贡献。献王刘德时期,在献县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图书搜集整理活动,把《诗经》《左传》《周官》《孝经》《乐记》甚至《论语》中的许多篇章,都整理研究保存了下来。刘德整理研究的这些儒家经典叫古文经,到了东汉末期,古文经学基本就成了古代思想史的主流,而刘德就是中国“经学时代”的奠基人。也因为这个原因,献县成了儒家文化再生地,古文经学发祥地,《左传》和《周礼》的传承地,而献县开创的实事求是学风,更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思想传统和精神追求。

到了东汉,著名的《熹平石经》,是从献县走出的汉灵帝批准的,汉灵帝还创立了鸿都门学,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专科艺术大学。《熹平石经》是历史上第一次

由国家确定权威的儒家经典,对后世影响很大。隋唐时期,又出了儒学大师刘焯,他名气很大,是使南北朝儒学大分裂后重归统一的桥梁,唐朝编著《五经正义》,它的底本就有刘焯的多部著作。五代的时候,冯道主持刊刻了儒家九经,在历史上叫“五代监本”,这是第一次官方大规模用雕版印刷刊行儒家经典。还有大家熟悉的纪晓岚编纂《四库全书》,就不再多说了。

所以说,献县一直有传承文化的优秀传统。正因为这种传统,献县历史上出了很多人物,除了上面提到的,还有唐朝名臣王峻,南宋名臣张恣,明朝理学家耿橘,清初北方实学代表王余佑等等。以他们为代表的先贤都留下了丰富的著作。我们不挖掘、不整理这些文化宝藏,就对不起这些先贤作出的贡献。

在这个大背景下,献县政协主席高金庚一直在思考,认为必须挖掘整理这些宝贵文化遗产,并把它们展示出来,才能做到传承保护,也才能弘扬献县优秀传统文化。为此,高金庚主席还特意取了个词,叫“献县情怀”。

在他领导下,县政协组织了一批有“献县情怀”的人编纂《献县历史文化丛书》。这套书得到了县委、县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目前编纂工作很顺利,正在与出版方洽谈出版事宜。

坚持“大历史”编纂观 发挥文史存史资政育人作用

记者:丛书的主要内容、编纂原则和方法分别是什么?

吕永森:丛书以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献县具体实际相结合、同献县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用大历史观编撰,充分阐发献县历史文化的深厚内涵。同时,发挥历史文化存史、资政、育人作用,进一步激活献县文化基因,是新时代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献县历史文化的重要文化工程。

关于编纂原则,一是突出展示献县的核心文化元素,定位为具有文献价值、研究价值和普及价值。二是以史料为基础,力求真实性、客观性、可读性相统一。主要包括以下部分:

一是对历史文献进行整理,整理出版献县旧志和献县民间藏文献史料6至8种。献县旧志包括5种,是献县历史上第一次全面集中整理旧志。献县民间藏文献史料包括民间藏谱牒序跋勘校,为研究河北移民史、姓氏源流等提供具有历史学、社会学、人口学、文化人类学等价值的文献史料;清朝至民国民间藏契约文书勘释,这是目前热度很高的一种新史料,对研究民间传统经济学、乡村社会组织、地权结构、赋役制度、民众生计等极具史料价值,尤其是土地变迁的法律活动和法律行为,是对官方历史的有效补充;民间藏稀见文献,主要整理民间藏未出版过的具有史学、文学、思想史研究价值的历史文献。

二是近年献县历史文化研究的新成果。这一部分注重原创性、理论性、史学性和客观性,包括献县历史文化概论和历史文化研究论丛等6种,力求拉伸献县历史文化研究的范围和高度,打造新时代献县学派,推动形成新时代献县学派。

三是整理出版献县历史上受多重文化交融影响而产生的各种多陶器、碑石拓印和影像史像,补充燕赵齐鲁文化交汇史资料的不足。同时,编纂《献县政协志》,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献县政协第一部专门志。



吕永森

“微观大历史”跳出沧州看沧州 建议实施区域文明探源工程

记者:您研究整理地方文史的工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近年来的学术方向集中在哪些方面?取得了怎样的成果?

吕永森:我在中学时代就喜欢文史,后来学中文专业又打下了古典文献基础,从工作到现在有20多年了。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秦汉史领域,但也关注了魏晋至北宋的很多史料。这些领域基本都和我们沧州的区域文化的生成和发展有关。

《西汉首个河间国的置废与汉初政治格局的迁变》刊于南京大学“新古史辨”,曾得到秦汉史大家安作璋先生的认可。《一代鸿儒》《逍遥游里的不逍遥》刊于首都师大电子文献研究所“国学网”。对于学界兴起的区域文化研究,我也很感兴趣,曾担任《献县志》副主编和《献县军事志》校审,和其他同仁整理出版了“首套直隶学丛书”《历代献县诗钞》,其中我整理的是“燕齐四家”中的《崔士元诗集》。最新的是在写一本《帝制视野下的河间国——汉郡国制政体下的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实践的一个标本》,目前完成了10万字左右。通过献县历史文化研究公众号发布了《北魏增置沧州原因试析》《沧州屠城170周年祭》等30期心得。

我一直主张“微观大历史”。区域文化的发展必然受到大历史环境影响,大历史环境总是在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着区域文化的生成和发展。我们可以通过区域文化研究,思考大历史背景下区域文化的生成和发展机制,而小区域的涟漪也可能造成大的蝴蝶效应,也就是说微观小区域和宏观大环境是相互作用的。因此,搞文史研究,我的观点是要站在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历程和整个中国文明的发展历程,来观照区域文化的生成和发展机制。用大历史观研究区域文化,我想效果是最好的,它能解开许多区域文化研究的谜团,而且会推动沧州区域“公众史学”的发展。

记者:您一直弘扬献王精神,您是如何评价“实事求是”学风的?

吕永森:做研究,有一个根本性的原则问题就是“实事求是”,如果脱离了“实事求是”,研究就失去了意义。这一点,在历史上明朝人就曾经受过批评,你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方志,大多是明朝时候开始编的,但他们空疏的学风起了不好的作用,导致后世也有不少附会并编造本地域的文化,甚至说什么“过几十年就成真的了”。假的怎么会真呢?真正搞学术的没人相信这些编造的东西。

记者:献县是献王文化的发源地,作为沧州市政协常委,您对新时期献县乃至沧州文化发展有没有相关建议?

吕永森: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新时代的沧州,文化会有更繁荣的发展前景。习近平总书记讲要做到“两个结合”,要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就是我们的方向,比如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如果抱残守缺,不进行现代化转型,只向后看,不向前看,那就失去了生命力。

至于说到建议,高金庚主席和我正在准备一个关于《实施沧州区域文明探源工程》的提案。苏州是全国第一个搞区域文明探源的地级市,我想我们沧州也应该做这项工作。沧州早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出现原始先民生活。到春秋战国,沧州区域已经出现了十几座城市,并充分融合了齐、赵、燕三国文化。两汉魏晋,沧州是河间国所在地,是儒家文化再生地与实事求是发源地。直至清代,我们上面说的文化节点事件都有沧州的卓越贡献。

近些年,沧州市文化研究取得了一大批成果,揭示了沧州区域在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历史贡献,但仍有很多文化空白。因此,我们拟建议实施沧州区域文明探源工程,多层次、多角度地回答沧州区域文明起源与发展的过程、背景、特点与机制,并通过沧州区域文明探源让民众走进沧州古代文化和古代文明,让祖先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在促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并为中华文明探源作出沧州贡献。

重新发现“刘河间”

本报记者 哈薇薇

近日,第一届(中国·河间)刘完素学术思想传承发展大会暨沧州市刘完素学术思想研究会成立大会在河间市举行。这是沧州中医药领域的一件盛事,此次高端学术思想峰会,正式吹响了沧州研究刘完素中医药文化思想的号角,对推动我市乃至河北省中医药振兴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刘完素学术思想研究会成立 擦亮沧州中医药又一名片

刘完素,字守真,号“通玄处士”,又号真宗子。金代著名医学家,是金元四大家之首,世人称之为“刘河间”。他创立的河间学派,在中国医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

此次大会的主办单位是沧州市刘完素学术思想研究会和沧州市中心医院河间分院。会上,各级领导、专家、学者以及中医界同仁共420余人齐聚河间,共商发展大计。与会人员观看了宣传片《大医精诚泽被后世——重新发现刘完素》,与此同时,沧州市刘完素学术思想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成立,沧州市中心医院河间分院书记、院长刘世凯当选为会长。

刘世凯说,刘完素学术思想研究会筹备近一年,其初衷就是要以河间为中心点,深入挖掘、整理、传承、弘扬刘完素的学术精神、人文思想以及他对中医药发展的贡献、对当代医者的影响,同时通过定期召开学术思想会议,邀请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刘完素,营造一个浓厚的学术思想研究氛围,进而擦亮刘完素这张沧州中医药名片,最终提升中医诊疗效果,为百姓的健康保驾护航。

多场中医学术盛宴贯穿整场活动。中医名家刘启泉、陈仁寿、曹东义、白海燕、刘坤等人就中医流派文化以及刘完素学术思想在临床中的应用等专题,进行了现场专题讲座,真知灼见引发了与会人员的共鸣。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献研究所所长陈仁寿,对中医流派和中医文化颇有研究。他认为刘完素对中医药发展最大的贡献一是创新,二是实践。他说刘完素主张医学研究应该从临床实践出发,结合古代医学典籍,发挥自己的创新思维。“学医者,当以古人之规矩,治今人之病”是刘完素对自己的要求,也应成为今日中医界同仁践行的座右铭。

考证名医生平出生地 提供研究发展新思路

会上,沧州市中心医院原院长助理陈秀春以《刘完素的生平及后人考证》为题,分享了自己多年研究、考证刘完素的文化成果,令与会人员耳目一新,为研究刘完素的学术思想提供了一个崭新思路。陈秀春是河间人,为探寻历史上这位河间名医的来龙去脉,他自2018年起,多次到河间、肃宁、保定等地走访,通过搜集、整理,比对县志、医史、墓碑、庙宇等文字资料和历史遗迹,对刘完素的生平、后人、祠庙做了一系列考证,相关文章在本报和社科类杂志《百家论坛》上发表。

历史上,刘完素的出生地一直有肃宁和河间之争。经陈秀春考证,历史上肃宁县隶属河间府,无论是在肃宁还是河间出生,称刘完素“刘河间”都无可争议。他查到肃宁政协编写的《肃宁文史》,记录白话本《河间县志》载:“刘完素寓居河间”倾向于刘完素生于离河间不远的肃宁县师素村。

但陈秀春认为,假设刘完素的出生地是肃宁,他死后的墓地却选择建在距离肃宁师素村40公里外的河间刘守村,这不太符合人们的丧葬习惯和民俗规律,以此可以佐证河间刘守村是刘完素出生地的可能性。另一个历史发现更加坚定了陈秀春这一观点。从众多的历史文献中,他找到了官方记载纪念刘完素祠庙的建庙时间,河间是元初,而肃宁是明朝万历年间,显然河间比肃宁在时



刘完素画像

间上要早很多,这更加佐证了刘完素出生于河间刘守村这一观点。两种观点各有所证,期待有识之士能找到更多确切资料。

生于斯、长于斯的刘完素,可有后人生活于此?经过一番寻访,陈秀春有些失望,因为无论是河间刘守村还是肃宁师素村,均没有刘完素后人的踪迹。但功夫不负有心人,他还是在一些史料中发现了蛛丝马迹。明朝解缙在《文毅集》卷十三《刘君允中墓志铭》中提到江西名医刘允中继承刘完素的医学传统,通过江西中医药发展史也可以看到,赣州中医,就是由刘允中等名医创建,这说明刘完素的后人极有可能流落到了江西吉水,这也成为了陈秀春下一步追寻和考证的方向。

刘完素的死因也扑朔迷离,有投井自尽说、有树上自缢说,还有马上摔伤致死说。陈秀春说,因年代久远、史料挖掘不足,刘完素还有很多亟待挖掘和厘清的历史事实和真相,刘完素学术思想研究会的成立,将极大推动刘完素在历史、人文领域的研究进程,期待更多的有识之士加入其中,让刘完素这个沧州历史名医早日拂去历史尘埃,露出真容。

河间学派影响后世 千年药香焕发生机

沧州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名家辈出。而金元时代刘完素引领的河间学派,无疑是沧州中医药文化历史长河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以《黄帝内经》为学术基础,精研医理。他认为处方用药,要因因人而异,应视病人的身体状况、所处环境、疾病的实际情况等来选择用药,不可一成不变。他善于运用五运六气治疗疾病,对后世中医学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他著书立说,开创医学流派河间。他的历史功绩,理应被后世传唱和歌颂。

近几年来,围绕扁鹊、刘完素、张锡纯这三张中医药名片,沧州全方位打造全国中医药创新发展典型示范市,为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搭建了更高层次的平台。但在全国范围看,因种种原因,刘完素学术思想研究还处于滞后阶段。南方江浙一带在研究刘完素学术思想上已经走在了前列,一些兄弟地市如保定等地也在刘完素的宣传上大做文章,大家都纷纷借势,打起复兴中医药大旗。

会长刘世凯说,可喜的是,沧州刘完素学术思想研究会已成立,接下来的研究将步步为营、稳步推进。未来沧州市中心医院河间分院将充分发挥河间市中医院独特的中医药优势,打造中医药文化基地,建设刘完素中医展馆,每年也将定期召开学术思想传承发展大会,进一步深入挖掘、整理、继承、弘扬刘完素的学术思想,推动研究成果落地。相信久久为功,刘完素这张中医药文化名片必将在沧州大地上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



位于河间市刘守村附的守真祠(刘完素)祠

探脉沧州中医药文化